

一个人的烦恼

严文井

5



一个人的烦恼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插页 109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书号:10313·85

定价:0.59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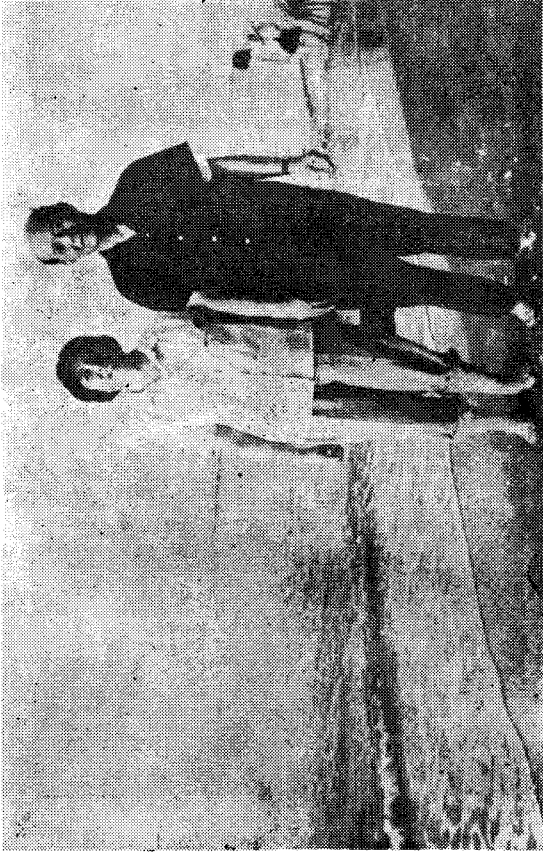
(根据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翻印)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是作者四十年代时所作。小说反映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富有热情又易动摇的知识青年刘明，从毅然参加抗战到“废然而返”的生活历程；描述了这个青年的遭遇和烦闷的精神状态，也批判了动摇的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和个人主义思想。小说曾在当时读者中和文艺界引起注意并获得好评。茅盾曾为本书写了序言。全国解放后本书从未出版过，现经作者重新校阅出版。



作者像



严文井及夫人康志强在北戴河海边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旬摄

再版前言

一个作者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作品，可能感到愉快；如果不幸他还必须做一些解释，就不一定是那么轻松自在了。为自己辩解总是一件痛苦的事。

二十二岁以前，我是生活在一个小池塘里的一条鱼，或者甚至只是一只小虾。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呆在一片死水里，虽然也有些不安，环绕着几株柔弱的水草缓缓游动，欣赏水面的反光和一些模糊的倒影，以虚幻为充实。只是后来那种即将成为异国人奴隶的压力压到我头顶上来的时候，我才被迫做出改变。我跳出了小圈子，去了延安。

延安的人，山和水对我都是新鲜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艰苦，人们却无忧无虑；景色单调，天地却显得异常开阔。未来就存在于毫不怀疑的信心当中。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我第一次从过去迷茫的雾中获得了方向感。

在延安的最初两年当中，我除了学习和写一些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小文章外，还能有一些剩余时间做别的事情。在新出现的希望面前，我对我所知道的旧事物做了一些反

顾。如果说我也在思考，那就是我自己常常在跟自己争论，那是一种没有条条框框的自由争论。我那个并不纯净的灵魂不禁发生了小小的骚动。面前是黄土高原上明媚的阳光，未来是无边无际的；头脑里却总有一些灰色幽灵（他们的面孔我很熟悉）在纠缠不已，令我感到束缚和厌烦。渐渐，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必须彻底摆脱他们，也坚决跟我自己的“过去”告别。这种心情几乎达到一种“悲壮”的程度。由于幼稚和胆大妄为，我想试着挖掘一下我那段开始了并不多久的贫乏的“历史”，去扑灭一两个幽灵。我知道我所能挖掘的仅仅不过是一个浅浅的小池塘，而我却没有想到我所能到手的大概也不外是一些砂子、小石块和污泥。这未必是一件有趣的工作，而我却以为满有意义，值得一试。于是，我像堂吉珂德一样立下了雄心壮志。

我要为一群软弱的，虚浮的，还没有定向的小知识分子立传，描绘他们那些形形色色的，实际是大同小异的肖像，窥测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可能面临的不同命运。我选择了刘明作为主角。因为这个对个人荣辱和得失十分敏感的人虽然易于冲动，然而对于究竟应该朝哪一个方向走，既缺乏深思，也必然缺乏果断，抗拒不了生活对他的愚弄。他必然要走长长的一段弯路。我并不是为了嘲笑他，而是想通过他这一段不幸的挣扎过程来勾画一些不同的讨厌的面孔，揭露一些生活的侧面，暗示我的理想和怎样得到一个人的自由。当然，这一切都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圈子。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已经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了，当时文学系的主任是何其芳。这是一个富于同情心，仍然保持着浓厚的诗人气质，待人平等的主任。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得到何其芳的支持，请准一年创作假。从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到一九四〇年七月止，实际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向过去诀别的“个人宣言书”，迄今为止的我的唯一的长篇小说。

但是，计划并没有照原样实现。我最初那个庞杂的设想，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再修改。我写出的是一本单薄得多，简化得多的书。我没法用超乎我的知识以外的东西，去编造刘明可能碰到的更多的事变。我想将删除的和没有写出来的一些东西留待以后来写。那就还得等待和观察。也许我将要写一本关于刘明的续集，也许我将要另找一个比刘明积极得多的知识分子做模特儿来写别的一本什么书。而这一切在当时都还没有定下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校阅这本书的时候，我为当时的胆大妄为感到惊讶。我的行为近乎怪诞。我没有在死亡与生存，黑暗与光明激烈搏斗的时刻，反映当时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巨大斗争，赞美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而是选择了这样一个侧面和这样一个没有深刻思想和强烈个性的，不甘心平庸却又没有多大作为的小人物来加以描绘和剖析。为他的苦闷、烦恼和那些环绕着他的琐事，那些空虚的人们的无尽无休的废话等等，费了不少笔墨。固然这些人和事也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部份生活，但到底是灰色

的乏味的东西，加上我说话时那种近乎冰冷的态度，我到底会给读者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我本来是想让人讨厌这样的生活，而现在我却担心对这种令人发烦的东西的描写本身会不会也引起读者的发烦。”

这本书没有宣扬理想，没有渲染美。理想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有那么一点点，或者是隐藏着，或者是作为淡淡的影子存在于远方。写完书之后，我才发现，它将用什么东西来吸引广大读者呢？然而这已经无法挽救和弥补了。

承茅盾先生的好意，为这本不走正路的可怜的书写了序言，对它进行了分析和辩护，使它于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得到了初版的机会。由于当时的纸张、印刷等等条件都很差，使得它几乎难于令人卒读。若干年来，它一直不能再版，看来是一个必然的命运。我必须咀嚼自己制造的苦果，但我没有懊悔。

若干年来，我一直没有考虑是否继续表现这个刘明，或者另找一个值得效法的知识分子典型来明确地否定刘明。这并不是由于我已经及时认清了这种题材的不易处理。如果说清楚这个为什么，那就得另外写一本书来描绘我自己几十年来的命运。由于没有时间，我只能置刘明的最终结局于不顾，长期让他留在一个等候往后方开的火车的小站上。我既没有拯救他的灵魂，也没有把他打发进地狱。现在看来，这也许是明智的，但并不是由于我的事先计划而有意做出的安排。

四十多年的生活证明，刘明的最终结局是清楚的。他

不可能大踏步离开小车站，我没有力量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内向的，与世无争的人，必将一事无成。他不追根究底，只是永远在为一些不大不小的烦恼所驱使，一次又一次在向他认为可以使他内心得到安宁的地方逃避。他不满，可又无所追求。他会一辈子感到孤寂。在漫长的旅途上，他躲躲闪闪，拐弯抹角，也费了不少气力，不过是保护着自己“安全地”一步一步逃向自己的墓地。因为他没有主意，自然规律就代他决定了这样一个目的地。如果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又何必费那么多篇章，写出来让别人受罪呢？我只好默默地永远跟刘明分手了。

关于这部小说的形式问题，我想说几句话。在去延安之前，我曾经过分追求过华丽，甚至不惜生造一些词句。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努力改变表现方式，极力减少渲染和夸张，文字是压缩了一些，但给人的印象极可能是干枯。我并没有真正转为朴素。特别是某些人物对话中的武汉话，这仍然是出于想增添色彩的动机而采用的，现在我自己看了也有些格格不入。这些毛病已经渗透这部作品的整个肌体，改不胜改，现在重新校阅的时候，只好一仍其旧，不再开刀，也不再打扮了。如果善良的读者能够忍受以上提到的种种不舒服而看完了这本书，我只好带着歉意来感谢他们。

借这本书在香港再版的机会，我想向一些遥远的地方，特别是一个不太遥远的“远方”致意。那里有你，有你，还有你。刘明也在我们当中呆过，是我们的熟人。在

四十多年前，我们失散了，分离了。我不知道现在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怨恨，是思念，还是遗忘。如果我这本书能够到达你的手里，引起一些回想，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青年时代，想起我们的狂妄，我们的任性，我们的自找苦吃，即使你说我写的很差很差，我也会感到高兴。

历史使人们失散和分离，历史又会让人们团聚。我们不要老听任历史的摆布，或者等候历史的恩赐。我们都是一个根上生出来的，每一片绿叶都分享着共同的阳光和共同的树液。命运把我们牵连在一起，无论我们怎样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总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隐藏在所有一切问题里。旧岁月消逝，新岁月奔来，共同的答案终将形成。

最后，我还要向海外某些关心这本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遥致谢意，我没有想到一本理应得到冷遇的书还能引起你们的注意。

1980年4月4日

序

茅 盾

战争的时代，人们的善良的天性会比平时更加辉煌地发展起来，然而同时，贪婪卑劣的人却也会比平时更加肆无忌惮，伺隙横行，一方面有成仁赴义，视死如归的匹夫匹妇，另一方面也有借国难以自肥，刀头上舐血的城狐社鼠，好人更好更苦了，坏人更坏更乐了，但是也有翻然觉悟，在战争的烈火中烧净了污垢的。同时也有被战争的艰苦的现实所震慑，以至失却了故我，而畏葸退走的人们。

这一切的升沉转变的百面图，在我们这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几乎也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这是无情的现实。然而一个有胆有识，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决不会因此而迷惘，因此而沮丧。他知道：善的势力，尽管在目前看来还不见怎样雄厚，但他既然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既然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合一的，那他就是有前途的，他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同时他又明白：必然要向前发展的善的势力，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力，甚至有时好像已经绝望，所以再接再厉的斗争精神一定不可缺少。

有了这样认识的人，他事前就不会存着幻想，不会无

条件的乐观，不会庞然自大自负；而事后他也不会小有挫折就垂头丧气，不会苦闷，不会自馁，自然更不会退上老路了。

我们对于抗战有绝对的自信。为什么？因为这是善的正义的自卫的求生存的力量，对于恶的侵略的强暴而不义的力量之反抗。我们确信：善的正义的力量必然能胜利。但是我们也绝不敢且不应该存侥幸之心，而自醉于廉价的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民族之善的正义的力量增强的过程中黑暗的罪恶的份子也在潜滋暗长，甚至公然活跃。抗战的现实，是光和影交织着的，唯有不懈不息的斗争，才能使光明面继续扩大。盲目的乐观和盲心的悲观，都是因为不能认清现实之故。

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就是想从一个青年知识份子参加抗战工作的经过，来说明凡是不能认清现实，只凭一时的冲动，而且爱以幻想喂养他心灵的人们，将落到怎样萎靡消沉的地步，刘明当然不是一个坏人，本质上他还不失为一个好人，然而由于他的好像是狷介却实在是孤僻，尚知自爱却又不免过于自负的毛病，再加以貌似沉着而实则神经过敏，一方面耻于寄食，看不惯泄泄沓沓的生活，蝇营苟且的把戏，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吃苦，真正对民众虚心，于是他这本质上还好的人就不能进一步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战士，当抗战初期，一般人心激昂，情绪高涨的时候，刘明投身于当时一般热血青年知识份子所趋向的抗战工作，他不屑在后方吃一口安逸饭，他到前线参加了

部队的宣传工作；但他这一个行动，虽然他自以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还是一时的冲动，带一点幻想也为了负气。在决定这行动之前，他也的确有过所谓考虑，但不幸他考虑的范围只限于他个人的琐屑，他生活的小圈子里所接触的人与事对他的反应，而未曾放大眼光对抗战现实，对他未来生活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与不尽如意，加以弥渥的研究，他对现实是盲目的，在这里，就有了他后来废然而返，牢骚消沉的根因。

像刘明那样的青年知识份子，只凭着一股热情，一片主观的幻想，投身于当时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洪流的，何止千万呢！像刘明那样碰了一头就缩回来的，固然也不少；然而更多的却是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了身心，在现实的洪流中找见了他自己，蜕去了故我的浮华，出落得坚强的沉毅。作者没有从正面写这些富于积极意义的人物，作者却写了个从斗争中逃阵下来的人物，但虽然如此，刘明的故事还是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的，因为这是一面镜子，——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镜子。

刘明的故事的背景在距今五年以前。时事推移，今天抗战的现实跟那时已不一样，昔年万千青年所憧憬的道路今更荆棘重重，而刘明似的牢骚消沉的青年其所以牢骚消沉的成因也不与刘明同了，然而从刘明的故事所得出的教训的原则，在今天依然足资我们借鉴，这一点，可说是这本小说对于今天的现实的意义，同时也是我们读这本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忽略的地方。至于此书文字之朴素而委婉多

姿，人物描写（如主人公刘明）之细腻而生动，则有目共赏，读者自能玩索，用不到我来喋喋饶舌了。

（三十二年十月茅盾记于唐家沱，时阴雨且将旬日，报载倭寇正窥犯滇西，泸水怒江，激战方殷，而太湖西南三角地带，敌寇仍图伺机蠢动云。）

杨敬之夫妇为请客吃饭做了好几个荤菜，两人从上午十一点钟起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多钟，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会。这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现在，杨敬之先生实在累得有点受不了了，就进睡房点了一支烟，靠在床架上望着月份牌画上的古装美人出神。睡房旁的倒座屋就是他们的厨房。杨太太还不能离开这地方，她还要给吊子里添水，提防猫跳上案板，守着饭上气，有许多事情要做。

杨敬之仿佛听见前面有什么声音，说：“是不是有人打门啦？”杨太太答：“是吧！金家的今天也在忙么事，就是这样出出进进。”她声音越说越轻，也不顾睡房里听不听得清楚。杨先生有点不耐烦，说：“你看看去，好不好？我想是他来了。”杨太太说：“是邮政局的，金家的小丫在叫。我去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信。”说着就跑到前面去了。

杨先生起床，到房门口站着等她转来。一会，杨太太跑回倒座屋，递给他几个纸卷，说：“又是个么事书局的东西。”杨先生拆着纸卷，又要进睡房里去，杨太太叫住他说：“喂！你怎么样跟他说的嘛？怎么现在还不来呀？”“我说的蛮清楚的。”“蛮清楚？我看你就是马马虎虎

的。”“你这个人啦！怎么不信我说，我包他一定来。”

杨太太拿起一个碗来擦，说：“你不要忙吵，我记起了一样事：你外甥在外面这样久，恐怕不大吃得到榨菜，我想这里还剩一点肉，你去买两角钱榨菜，跟他炒一个肉丝，他一定喜欢的。”杨先生瞪着眼看了她一会，显得很为难，说：“你叫小丫去。我一出去，他来了怎么办？”杨太太看他一推托，就有点生气，把一叠碗放进橱柜里，很重一下把柜门关上了，说：“只要你好意思！”杨先生不回答，也不走开，靠在板壁上拿起报来。

他们的客人是外甥刘明，这一切忙碌都是为了他。他却老不降临，使做主人的心里的紧张老不能消除，特别是杨太太，老在设法再增加一点什么东西，好让客人高兴。

停一会，杨太太又说：“你一点也不会疼自己家里人。晚辈当中就是这一个伢和你来往，你还不和人家比一比！这个伢好胜得很，是晓得好歹的。再嘛，姑爹听到了你待他好，也晓得了你的真心，那玉英婆娘再刁也没得用了。”杨先生到案板前，拣了一个炸丸子送到口里，一边嚼一边说：“我晓得，你叫我么样嘛！他来了我又出去了本来是不好。”

杨太太突然吼叫一声：“来喜，滚出去！”一只大黑狗夹着尾从案板下溜出来，看着杨太太做出一副乞怜的神气，低着头只摇尾。杨敬之笑喊：“来喜！过来，我喜欢你。”黑狗就摇着尾走到他身边，把身子靠着他，愉快地打了一个呵欠。